



山河多娇



电影文学剧本

山 河 多 嬌

王 云
黃 宗 江 編劇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 • 北 京

山 河 多 嬌

王 云 編劇
黃宗江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1 $\frac{7}{8}$ ·字数: 41,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册 定价: 0.18元

統一書号: 10061·154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个描写水土保持运动的电影文学剧本。蟠龙湾是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党支部决定领导群众在山坡上挖鱼鳞坑、植树，进行水土保持。青年女社员岳仙积极带头报名参加治山，但遭到她父亲的反对，有些封建保守的人也认为女孩子住到山上去治山太不体面。岳仙不顾这些阻挠，终于上山了。当时天寒地冻，山头上风特别大，他们的手脚都冻裂了，有些意志薄弱的人想打退堂鼓，但岳仙领着一帮青年坚持了工作。最后，一场暴雨来临，但由于山坡上已遍布鱼鳞坑、水平溝，山洪便不能为害了。若干时候之后，新植的树长出青枝绿叶，结出了第一个果子。瘡痍满目的秃岭荒山改造成了花果园，山下的田地也免除了水旱灾害。

第一折

群山中异峰突起，好一座雄偉的蟠龙山——远观，果有
盤龙臥虎之势；近看，却是千溝万壑，寸草不生。

隱約傳來絲弦声，伴随着老者的歌声：

蟠龙山高頂住天，
洪水下山禍千年，
多少房屋被冲垮，
淹坏了多少好庄田。

山溝里，層層梯田，男女老少在傳石壘堰。

日落西山。

哨音响，收工的人們三五成群地陸續归去。

几个姑娘笑嘻嘻地走着，象是在追赶誰似地向前喊着：
“仙……”

走在前面扛着鉄锹的姑娘岳仙，听見人喊，站住了脚，轉
过身笑着等大家走来。

老者的歌声从不远处傳來：

蟠龙山高頂住天，
洪水下山禍千年，
当年的反动統治他不管，
十年倒有十年淹！……

岳仙向一个姑娘說：“墜兒，听！你爹又唱他那老詞哩！”

山脚下，村头古槐，劳动归来的人們和一群妇女兒童，圍在一位瞎老人的身边，老人彈着三弦，繼續唱道：

多少人家卖兒女，
多少人逃难死外边，
黑暗年月苦不尽，
老百姓只有叫皇天！

劳动归来的人在这里越聚越多。老人彈着过門，正欲开口接唱下去，岳仙从人們身后挤上前来，搶着接唱道：

共产党号召把山治，
人民的力量大如天，
蟠龙山上鎮蟠龙，
要保水土不下山！

听的人都笑了。瞎老人停住三弦，贊道：“好，好，仙哪，你唱得好！可是这山怎么个治法？水土是怎么个保法哩？”

“老洪大叔，像咱們現在这样：光管下边壘堰，不管上边，结果是年年壘，年年冲，所以这回我們是要先从上边治起……”岳仙正欲解釋下去。

“又是你！”背着一荆籃土的岳老信从后面过来。

岳仙：“爹……”

瞎子老洪：“老信哥……”

岳老信不容对方分說，劈头就講：“治山，治山！我昨天

就在会上說了，你們是非把这点垫牲口鋪的土也給治光了，才算甘心！”

岳仙不服：“爹！人家許支書是在山西大泉山亲眼看見的，說是在山上挖很多很多魚鱗坑呀、水平溝呀，還有……還有好多好多种工程，要把雨水攔在山上，这样一来冲不了山下的地，山上又能种树种庄稼……”

岳老信：“說得容易！这不是上山开二亩荒地！”

岳仙：“这怕啥？反正咱們高級社有的是人。”

一个声音来自他們身后：“有人？我正愁着这劳力不足哩！”

“方社長！”人們招呼他。

方社長显然刚从地里回来，衣服上沾着土，臉上流着汗，手里拿着一把鍬，他誠誠懇懇地說：“你們青年人哪！急着要治山，这是好事，可是你們想想，咱們支援修水庫，去了那么多小伙子，你們再要上山，咱們这地里活留給誰？这堰虽說是壘好了，可是明兒就得往地里送葬。”

一个穿着一身旧学生裝的青年农民高国林問道：“那这山不治了？”

方社長：“要治，可这不是三天兩后晌的事，这要规划、要計算、要醞釀、討論……这水土保持是百年大計嘛！”

墜兒有点發愁：“要治一百年？”

岳老信接过話来：“一百年嫌多了？光听說过大禹王治水，誰听說过大禹王治山？”

“就是！”方社長很自然地附和了一句。

“大禹王能跟咱們比嗎？”岳仙不由己地頂了一句。

大家一楞。

岳仙又追了一句：“大禹王見過社会主义嗎？”

众青年笑起来。

岳老信又窘又气，背起荆篮就走。

众青年又忍不住一片笑声。岳仙反而有些不安了，追上一
步，喊了声：“爹……”

岳老信在前头走，岳仙跟在后面不远处，誰也不搭理誰，
低矮的院牆，不高的小門樓，院里老槐树的枯枝一直伸
到牆外来。岳老信推門进去，“哐”的一声回手把門甩上了。

岳仙迟疑地放慢了步子，身后有人喊她：“仙！”

“国林！”

高国林走近岳仙，迫不及待地說：“仙！你又那么冲！”

“我跟誰冲了？”岳仙还不承認。

“跟你爹，跟方社長……”

“誰叫他們說泄气話哩？”

“那算什么泄气話？这治山就不簡單嘛！”

岳仙迁怒国林：“嘿！进城念了几天書，就这不簡單、那
也不簡單了。叫我看：只要有心干，都簡單！”

“都簡單？那么大的山，咱們又沒有机器，光憑兩 只 手
……”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不想去，那就……”

高国林急忙辯解：“誰說我不去了？瞧你这脾气，又……”

岳仙笑了：“得了，你那脾气也够瞧的！”

这时岳仙家的門半开，露出一个少妇的臉，一眼看見他
倆，又笑着躲回去了。岳仙喊了声“嫂子！”但嫂子再也沒有露
面。

岳仙回头嬌憨地对国林：“去吧，去吧，站在我們家門口，
也不嫌害臊！”

国林又关切地对她說：“仙！別老是那樣子，回去好好跟
你爹說說。啊！”

岳仙乖巧地应声：“噢！”走向自己的家門。

高国林欣賞地望着她的背影。

岳仙推門进去。院里正面是兩孔窑洞，側面是間平房。嫂子正站在当院，見仙进来，高兴地上前拉住她的手，“妹子，你們倆……？”

岳仙亲热地：“嫂子！……”还不及說話，就听得从窑洞里傳出父亲粗声粗气的嗓音：“仙……！”

岳仙应声，朝嫂子笑着使了个眼色，走进窑洞。

窑洞里。

岳老信棚着臉，端坐在一張和这屋里其他家具不相称的八仙桌旁，吸着旱烟，見仙进来，劈头就說：“好哇，你当着人給我……！”

岳仙帶着几分撒嬌地对爹說：“誰叫你說那話！”

“我說啥啦？你沒听見方社長說的？……”

岳仙不答，她在寻思着說什么。她看見角落里丟着一把鎬头，便拿到手里摆弄着。

岳老信：“蟠龙山少了你就要塌了半拉天了！”

岳仙：“可是許支書說……”

岳老信一下子就打断了她：“許支書，他什么都好，就是水利咒念多了！打井吧，遍地都是坑，就是不見水！种树吧，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头上見閻王！……”

“所以才要水土保持哩！……”岳仙說着，拾起地下的斧头，把手里摸弄着的鎬头釘釘牢。

岳老信一把夺过鎬头，又扔回角落里，“不准动我的家具！”

岳仙一楞：“爹！那这上級号召就算白說了？”

“上級号召，我去！”

岳仙尽力把話說得中听：“誰不知道你們老年人是好把式，要是你們都上山，地里活交給我們，您放心？”

岳老信語重心長地：“仙！还是小孩子哩！都十八了呀！你想想……”他欲言又止，皺了皺眉。

岳仙懂得父亲的含意，但她最听不下去這話，頂撞道：“十八又怎么样？”

岳老信反而答不出話来了。

嫂子抱了个小孩出現在門口，她怯生生地喚着：“仙，奶奶喊你！”

岳仙知道这是圓場，向嫂子笑了笑，趁父亲不注意，順手又拿起稿头匆匆走去。

奶奶坐在被窩里，对着小油灯在縫針綫，見岳仙进来，笑着問：“仙！又在那兒和你爹吵啥哩？”

岳仙：“沒有啥，奶奶！”突然發現奶奶的針綫筐里有一塊鮮艳的花布：“咦，真好看！誰兒来的？”說着拿起来，翻来复去地欣賞。

奶奶笑着說：“我叫你哥給你寄来的，他还說这叫百花布，你瞧，多鮮火，什么花都有：桃花、杏花、梨花、还有苹果花……”

岳仙伏在奶奶膝前，兴奋地說：“奶奶，您就要吃上我种的苹果了。”

奶奶笑了：“你种的？”

“就是呀！咱們治山就是要叫荒山秃嶺变成花果滿山。”

奶奶：“仙哪！你說那山那样治法行不行呀？”

岳仙：“怎么不行？”

奶奶：“你爷爷可是治了一輩子山，我刚进这岳家門的时

候，你爷爷在山上打了三孔窑洞；那会儿这山还不是这样，两把粗的树也还有千把棵，可是兵来兵砍，匪来匪烧，再加山水下来，斗大的石头直往下滚，山上就住不成了……就说这蟠龙湾，那时候也还有百十户人家，哪一年没有饿死、淹死的，卖儿卖女的就甭提了……唉！我给你说这话干啥？”

岳仙：“奶奶，我要听，你说，你说！”

奶奶：“说啥？”

岳仙：“奶奶，你有多少年没上山了？”

奶奶：“说不上，总有几十年了吧！”

岳仙陷入深思。

奶奶：“仙，你们真的要去治？那么大一片，这么冷的天……”

岳仙：“不怕，我们有好多人哩！”

奶奶：“好多人？都谁去呀？……”她尤其关心的是“……国林去不去呀？”

岳仙：“去！”

奶奶：“那好，仙哪，你们俩都去，那就早点……”

岳仙伏在奶奶脚下：“奶奶，你又提这个！”

奶奶笑着：“你看看奶奶这头髮，你真的就不想叫奶奶瞧见你……”她风趣地把那块百花布蒙在岳仙身上。

岳仙伏在奶奶脚下格格地笑个不停。

曙光展现在窑洞顶上。

赖孩匆匆地从外面跑回来，他冲进院门，鑽进了窑洞，轻声而急促地喊着：“姐姐，姐姐！”

岳仙急忙翻身坐起，用手势叫弟弟别惊醒奶奶。

赖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姐姐，许支书和县里的老文都上山了。”

岳仙忙踏上了鞋。奶奶睜眼問道：“誰呀？什麼老文老武的？”

岳仙：“縣委文書記都上山了！奶奶，我爹醒了，你可得給我說說。”她撒嬌地爬在奶奶身上。

奶奶沒辦法地笑着：“說，說！……叫你嫂子給你弄點吃的……”

“餓不着！”岳仙說着又把奶奶腳底下的被頭掖好，抄起離床頭不遠的鎬頭，扭身就跑出去了。

朝陽里的蟠龍山。

縣委文書記與農業社副支書兼青年團支書許青坡爬近山嶺。山石夾雜，路迹難辨。

許支書邊走邊說：“……青年們想上山的是不少，可是方社長感到人力上有困難，也的確是這樣……”

文書記：“所以你們先組織一支精悍的突擊隊，起初人不在多。”

說着他們艱難地攀上了一塊大崖石，許支書伸出手來拉了文書記一把。

文書記站定，喘了口氣，望着四周說：“蟠龍山的特点是上陡下緩，右厚土薄，你們的規劃是對的，就是再考慮一下，我們這裏的雨量，魚鱗坑要不要增加到每畝地80個左右？”

許支書點頭。他遲疑了一下說：“文書記，能不能把張支書調回來負責治山，我到水庫上去？”

“怎麼，復員軍人要打退堂鼓？”

許支書忙解釋：“不，你知道，這幾年我在水利工作上打了敗仗，栽樹樹不活，搭堰堰沖垮，有些群眾已經公開諷刺，叫我什麼‘水利化’了！”

文書記却說：“這個外號不錯啊！要堅持下來，有一天就

成了光荣称号啦！”

許支書也笑了。

文書記又說：“我們要先作出个样子来，不相信的人也就相信了。中央指出：有一座大泉山，就会有很多座大泉山。……”他們来到了山頂。跨上几步，站在分水嶺上，望着背面那半边山，山勢更陡，一条条深壑，千瘡百孔，看起来更是惊人。

文書記繼續說：“我們也要在这蟠龙山上先插上一面紅旗。”

一个充滿無限青春活力的声音傳來：“文書記！許支書！”

他們轉过身去，見扛着鎬头的岳仙几乎是跳到他們面前，气喘喘地喊道：“我……头一个……报名！”

文書記問：“报名干什么？”

“治山！”

“为什么治山？”

“党号召嘛！我是个青年团员！”

文書記又故意問了一句：“党为什么要号召？”

这一連串問得岳仙有些出乎意外，她楞了一下，但是眼睛一閃，热情洋溢地回答說：“党的号召，总是要挖掉穷根，把祖国到处建設成美丽的共产主义花园。”

山風狂吹着他們。文書記贊美岳仙說：“說得对啊，荒山听了你的話都吓得在打哆嗦了。”

岳仙爽朗地笑出声来。

文書記：“好哇！今天下去就把青年基建队建立起来，許副支書兼隊長，明天你們就开上山来，占領陣地！”

岳仙高兴地：“对！占領陣地！”她一鎬头就砍进土里。

鎬头起落，土石夾杂着翻卷过来。

許支書帶領着基建隊二十多名男女青年在山頭緊張地勞動着。他們已經挖了四、五個魚鱗坑，現在正突擊着一條未完成的水平溝。

婦女和一些力氣較小的男隊員，多在從下朝上運石頭。巧芝和墜兒費力地各搬了一塊大石頭走了上來，走到半路，巧芝一扭身就坐下了，墜兒也跟着坐下來。

一個小名叫和尚的青年揮舞着鎬，鼓動地喊着：“天要黑了，再加把勁啊！”

岳仙抬起頭來，也朝下喊着：“咱們都是青年人，可不能向困難低頭！”

坐在地下的墜兒听了慌忙欲起，巧芝却在旁邊拉了一下她的衣角，“墜兒……”墜兒又悄悄地坐下了。

個子大力氣大不愛說話的長庚挑了滿滿一担石頭快步走過去，走進水平溝，把一担石頭猛地倒了下來。籬筐一擺，撞翻了後面跟上來的一個小個子，小個子人小抱了塊大石頭，一下子被撞得人翻石滾，他跳了起來，喊着：“我的大石頭！”

大石頭順着坡滾下，從巧芝和墜兒身邊滾過，巧芝尖叫了一聲，抱住墜兒，倒在地上。

岳仙聽見呼喊，連忙趕了過來，“墜兒，碰着了嗎？”顯然，石頭沒撞着人。墜兒紅着臉站了起來，拍打着身上的土。

巧芝卻還坐在那里，像是誰惹了她似的。

岳仙好意地說：“巧芝姐，出了汗別坐在這兒招風。”說着她擦了一下自己額上的汗珠，往下走了。

巧芝撇着嘴說：“出汗！我都快凍成棍兒啦！”

岳仙朝鳳兒走去。鳳兒站在半山歇口氣，石頭放在腳底下，她兩眼卻失神地不知在想些什麼。

岳仙走過去關懷地說：“鳳兒，你不行就歇會兒。”說着就蹲下去抱石頭。

鳳兒惊醒似的也蹲了下来，按住石头：“不，不，我行，我行！”

岳仙亲切地拉着她的手。

鳳兒难过地说：“仙，早起来的时候，我媽哭了。”

岳仙：“我爹也不高兴了。”

正说着，一个姑娘哭丧着脸，疲惫不堪地抱着石头上来了，岳仙过去想把石头接过来，那姑娘却扭过身去不理睬岳仙，赌气似地走上去了。

鳳兒低声向岳仙说：“秀娥她们想明天不来了。”

岳仙实在忍不住火：“不来拉倒！头一天就受不了啦！”

这时山头喊起：“收工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似的停下来。

許支書同長庚、和尚还在壘着最后几塊石头。許支書边干边说：“头一天沒經驗，往上运石头頂耽誤事，明天咱們就地取材。”說罢，石头也已經壘好了，他站了起来，望望所有的魚鱗坑，說道：“一共五个魚鱗坑，外帶一条水平溝。头一天，成績不錯。”

大家各自心情不同，却是同样的沉默。

和尚总是那样乐观。看大家不說話，打气地嚷道：“不錯，不錯！一天五个，十天五十个！”

一个叫麻豆的接着说：“五百、五千个又怎么样？”

大家不約而同地望着茫茫的群山。

“这山就是这样治法呀？”岳老信从背后上来了。

許支書迎了上去：“岳大伯，您也上来看看呀？”

岳老信：“……看看！”

許支書：“这叫魚鱗坑，这是水平溝，往年咱們修堰老被冲垮，那是因为光管下边，沒管上边；人家大泉山的經驗，就是說：‘水是一条龙，先从头上行，治下不治上，万事一場’

空。’……”

岳老信：“哦，这些坑坑还有这么些道理！……哼！这大雨下来还不連土帶石头一塊往下滾！”

許支書：“岳大伯……”

岳老信不容他解釋：“我再問你，你們在这西半坡扎下場了，你們看看，这山下边有咱們社里一分地沒有？”

許支書一楞。

麻豆：“可不是哩，下边都是西溝社的地！嗨！弄了半天，这給別人做了一鍋飯。”

一对小眼睛的保明：“啊！那將來这工分算到誰头上呀？”

許支書：“不，我最初考虑，主要是因为这西半坡冲刷得更厉害，所以才先治害大的。”

岳老信：“治害大的？你們不要把禍害留給人家就是好的！你們要試，那就到咱东半坡去試，別在人家这兒瞎折騰，咱們蟠龙灣人穷也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岳仙实在忍不住了：“爹！你說些啥話呀？”

岳老信：“怎么，我說錯了？县委文書記还叫我提意見哩！”

許青坡：“对，有意見就該提，今天晚上我們就研究一下，咱們回去吧，山上風大。”

許青坡扶着岳老信走了兩步，回头对大家說：“大家都回去吧！”

隊員們一个个垂头喪气地下山。

岳仙犹自兀立在那里。

高国林走过来，并不理解她的心情：“瞧！治了一天，还治錯了。”

岳仙：“誰說錯了？哪边害大就該先治哪边。”

高国林：“那也得听听群众的意見……”

岳仙：“听他的——甯治！”她一扭头下山去了。

高国林碰了一鼻子灰，無可奈何地立在那里。

社委会。許支書和方社長在灯下談話。

方社長：“岳老汉的話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見，那西半坡下头是沒咱們社的地。”

許支書：“我同意把人調到东半坡来治，岳老汉的意思是怕咱們把禍害留給別人，倒真是一片好意，就是对治山太沒有信心了。”

方社長：“这就难怪囉！信心，这也得看看条件。”

許支書：“我看咱們的条件并不坏。”

方社長：“不坏？去年冬天合作化高潮以后，人家平原地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高級社組織起来了，咱們这兒却拖拖拉拉地弄到今年秋天才算把人捏到一塊，这会兒有些人連地塊還沒弄清……張支書帶了那么多人去修水庫，你这个团支書又上了山，家里剩下我光杆社長，老的老，小的小，还尽是些妇女……地里这攤子事，咱们的四十条，咱们的‘四五八’啊！……”

“我們治山治水不也为了‘四五八’，为了超过‘四五八’么！……”

“那可真是远水不解近渴！那么大一片山……”

在蟠龙山的东半坡，治山的工作又重新开始几天了，创出了一些孤零零的魚鱗坑、水平溝。基建队进入午飯休息時間，三三兩兩地找个略微背風的地方在啃干饅，許支書同長庚还在干着，岳仙同和尚在不远处创另一个魚鱗坑。

高国林和麻豆、保明等聚在一起啃饅。

国林不滿地：“一点計劃性也沒有，一会兒治那边，一会又治这边，这又干了三天了，还不知道……”